

诗路放歌

三秋桂子(外一首)

❁ 杨水林

你繁星一样的花萼
米黄色的卵形花蕾
就这么自然重叠在一起
悬挂于枝叶间
仿佛摇曳在季节指尖的风铃
八月含在你的唇畔
就丰盛如初了

在远离乡野沟壑的都市
我的记忆被你温情地牵引
可以忽略牡丹
忽略郁金香的妖娆
固执地回到从前
曾一度被你芳香占据的乡下
牵手童年趣味的纯真
串起庭院深深曼妙的风情

桂花,多像我久居农村的乡亲
柔情 素朴 纯正 无私
吮吸着你的馨香
走过一个个孱薄的日子
散落在乡愁日瘦的城市
让泥土和亲情叩问良知
氤氲山乡醉心的味道

如今 桂花飘香的季节
那金黄色的小花愉悦心灵
时常伴秋风吹拂
传递三秋桂子的心思
回荡清清淡淡的缠绵愁意

峭壁，一棵歪脖子松

路,从这里消失
没有生存的土壤 走向这里
要么跳下深洞,粉身碎骨
要么楚回求安,苟且偷生
生命的获得
在于一刹那的蓦然回首
唯你,既不跳下深洞
也不蓦然回首
在大自然的风口云端
站成一株万劫不变的风景
高擎一面生命的绿旗 年年岁岁
兜着险恶,嚼着磨难

本是耿直的躯体
生长在优美的环境里
披和煦阳光 吮清幽山风
而今,你却与险恶为伍
虬扎的根须倾斜于峭壁间一抔薄土
在失却平衡的生命线上
扭曲成抗争的美丽
美得凛然,美得悲壮
呵! 陡峭的绝壁中
一面生命的绿旗

秋语札记(外一首)

❁ 牛俊影

晨露还沾着夜的凉
稻穗在风里倾身时
把浅黄的影子叠在田埂的掌纹上
蟋蟀的翅振慢了半拍
像谁数着,稻壳里纤维舒展的声响

玉米秆站成稀疏的队列
须子垂着棕红的絮
父亲掰下果实时指腹蹭到的浆汁
是土地昨天刚说的话

镰刀在石上醒着
每道磨痕都记着
去年谷粒坠地的闷响
母亲把新米的香
埋进陶罐时,指尖的温度
让墙壁结出薄薄的雾

他们说秋天在收走绿意
可你看——
每颗种子都撑着阳光的形状
成熟不是低头的累
是把春天的话
折进泥土的耳朵里

秋雨种种

雨,总在该停的时候停
像一个故事讲到了高潮
却被突然掐断 留给你
满世界湿漉漉的悬念

它敲打着窗玻璃 不是在演奏
是在摩斯密码
发送着无人能懂的密令
伞骨在风中震颤
像一群紧张的探子
传递着来自天空的湿漉漉的军情

你看那积水潭
倒映着歪斜的世界
行人的倒影在其中
忽长忽短 忽胖忽瘦 像极了我们
在生活的波瀾里不断被重塑
又不断试图保持原形

雨丝,是天空垂下的晾衣绳
晾晒着整个城市的疲惫与忧伤
却也悄悄给每一片焦渴的叶子
披上了一层清凉的希望

灯下漫笔

城里人说乡下人,就一个字:土。
也是的,乡下,原本就是一个土的世界嘛。
地是土的,所以叫土地。土遇水则成泥,所以叫泥土。土地,或坦荡如砥一望无际,或坡坡岭岭起伏连绵,或沟沟坎坎时隐时现,总之是乡下人一辈子都走不出的囚笼。

路是土的,所以叫土路。土路,其实就是无数双千层底布鞋叠加上数不清的牛脚马蹄车轱辘在地面踩出的。村口的大路,村里的街道,野外的小路,田间的地埂,哪条不是土路? 农忙季节,推车挑担的农夫,驾辕拉套的骡马,哪个不是灰头土脸的? 牲口卸套后抖擻一下身子,就能抖出几两土。两脚泥巴的农人洗把脸,那水肥得能上二亩地。

房子也是土的,要不叫土坯房呢? 土坯,是那个时代农村特有的一种建房砌墙不可或缺 的土制品。一个硬木制成的模子,放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将湿干适度的细碎黄土装满,用脚踩几下,再用石头做的杵子有序确实,然后搬起来码成一堵透风的墙,让其自然风干晒透。盖房时,土坯与土坯之间需要泥巴去黏连,墙里墙外,还要抹上一层掺有麦秸的稀泥。房顶覆瓦前,也要先在上面摊一层寸半厚的泥。久后房子老了,麻秆朽了,漏雨的地方,房土就会一块一块簌簌落下。住上两三代,三四辈人后,房子会被拆掉,届时,这些浸润了七八十年或上百年人间烟火的土坯与房土,会被作为“壮土”叶落归根上回到田里。

窑洞,就更不用说了,本身就是因势就形横着从土崖上掏出来的。地窖也一样,是竖着从地里

挖出来的,上下前后左右,没有一处不是土的。
也有青砖,土窑烧制的,太贵,乡人一般只用来扎根基镶门楼砌台阶,哪舍得铺地券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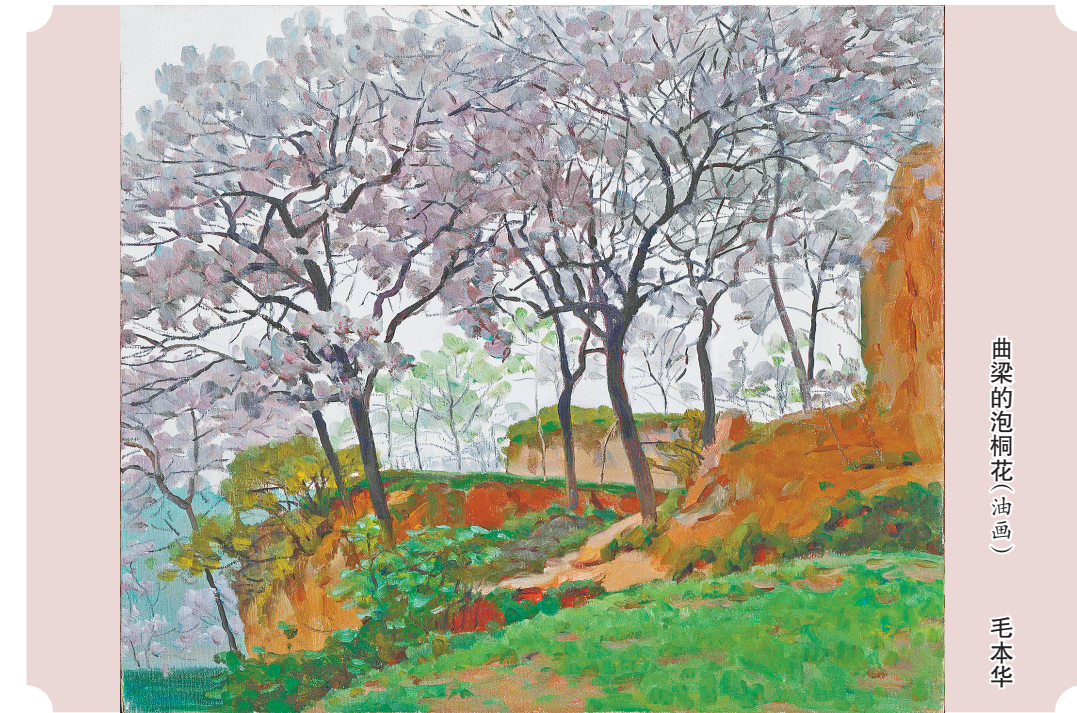
人也土。
农村娃娃,呱呱坠地就能闻到土腥味,接了地气没几年,就野成撒尿和泥放屁崩坑上树掏鸟下河摸鱼的土蛋子。吃饭时,喜欢跟大人一样,端着粗瓷大碗,靠墙圪蹴着,呼噜呼噜,往嘴里扒拉着红薯、咸菜、窝窝头。土里生土里长,就长成了一地土坷垃。偶尔进城,换身新衣服,总感觉别扭、不自在,还不如下地干活的脏衣烂裳穿着贴身呢。出门办事,开口就是土话,土里吧唧,土得掉渣。跟人搭腔,除了种地啥也不知,跟憨子一般。那个在商场买个闹钟,求人家再给搭块小手表的笑话,就是乡下人的原创。难怪城里人喊他们“山憨儿”“乡巴佬”“泥腿子”。

“山憨儿”亲近的,是农田、是庄稼、是粮食,是那些他们用惯了的闲时挂在房檐靠在墙角、农忙时扛在肩头握在手中的农具。比如:挑粪的担、撒粪的叉、挖土的锨、耕地的犁、平地的耙、耩地(播种)的耧、除草的锄、割麦的镰、碾场的碾、春米的石碓、打稻的连枷。为啥? 这些家伙长年累月跟土打交道,哪个不是满身的土味?

土腥味,俺闻着家常、踏实。庄稼人憨厚地傻笑。

啥叫贱! 怪不得一辈子吃苦的命! 城里的亲戚极为不屑。

添丁加口,自然是喜庆的事,其实呢,无非是河滩钻出棵小豆芽,路边滚了颗羊屎蛋,地里多了



曲梁的泡桐花 (油画)

毛本华

荐书架

《匈奴的干粮》:苍凉古朴的草原绝唱

❁ 脚印

近日,作家王族的最新长篇历史小说《匈奴的干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以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关于冒顿单于的简短记录,以及匈奴早期历史为背景构思、创作完成,低吟构成了一部具有冲击力的草原绝唱。

头曼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现姓名的匈奴单于,冒顿是他的儿子,也是带领匈奴崛起的第一代大单于。小说故事脉络依据历史事件,以匈奴少年头曼为了寻找成为单于所必不可少的“金人”,流浪东胡,最终历经坎坷回到匈奴,成为单于的线索开始,讲述他为了巩固和团结匈奴,通过迎娶呼衍氏和须卜氏的两位女性,形成匈奴帝国雏形 的故事。立足于司马迁的匈奴记载,作品找到自己的情节逻辑和叙事节奏,写出了自己心中的匈奴,并且把“我”隐在身后,通过头曼、冒顿的眼睛来看世界,用匈奴的思维和逻辑,继承制度和婚丧习俗来承载故事,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匈奴是如何从分散部落走向强大,具有较高的历史还原度和文化

价值,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匈奴人早期历史的窗口,让已经在时间里消失的匈奴再现,让我们感受到匈奴在赤野天地之间的生存、呼吸和对世界的想象和接触,感知他们的精神和心灵,理解这个在西域铸就过传奇和辉煌的民族的起点。

作家能从史书和文学作品中触摸、感知、熬炼出有温度的人物,刻写出可与人对视的眼神。作品中匈奴的眼睛、心灵、精神、习性和品行,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包括对“金人”的崇拜、白狼白鹿的神话、梦境与神谕、穹庐与武器的异响,以及“暨”作为起承转合的神秘人物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将大量的超自然元素引入匈奴人的精神世界,不断影响着人物的决策和故事的走向。

《匈奴的干粮》具有史的框架和诗的翅膀,是一部史与诗贵通交融的佳作,实现了瞬间与永恒的深度交响。其史诗叙事既包含宏大背景、民族命运、英雄成长等元素,又在深度揣摩人性与内心纠结的基础上,赋予作品以苍凉古朴的历史色彩。

人与自然

秋染东山

❁ 孙红梅

褶的黄桉树,裸露的根部如五指伸展,强劲地吸附着深情的土地,沧桑的年轮雕琢着岁月的痕迹。已染上点点油彩的枝叶,笼罩了整个院落,枝叶遮不住流光,一缕阳光从缝隙洒泻下来,漾起了一层碎金。古树虬枝,盘根错节,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庇佑着一方水土一方人。

一座座红褐色的石砌房子让你的归乡之情油然而生。且听风吟,踽踽独行,石巷深处,时光回溯,被记忆剪碎的旧事便流淌出诸多人生的况味。触摸那棱角分明又斑驳的石墙,薄薄的石片和着泥土承载了多少的悲欢离合。那时候的车马很慢,那时候的光阴清淡。几声犬吠,羊群入圈,小山村没有了喧闹,连阳光也慵懒地打起了盹。

岁月浸润的老房子,红石块垒的墙,小柴瓦扣的房,瓦缝中生长着铁塔草、仙人掌,草如其名,顺应环境的变化顽强地生存着。黄土夯就的旧院落,起脊兽头的老宅屋里,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人,院里玩泥巴的是简单快乐的稚

块土坷垃而已。
石碾、铁柱、蒜蛋、狗剩、黑娃、白姐、银锁、滴仓、登科、进京,这是乡下孩子常见的名字,是小名,也是大名,名字都浸淫着一个字:贱。

土蛋子好像也多少知道些,但知道了又怎样? 凑合活着呗,躺着尿尿,流哪算哪。哪村哪寨不这样? 谁也不比谁强,那就一窝老鼠不嫌骚。上工干活,收工回家,少不了嬉笑逗乐穷开心。但是呢,只要一出门,就自矮三分。到了城里,进了衙门,更是矮了半截,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那难受劲儿,比麦芒扎在身上还刺挠。

一个老农,骑自行车带着一篓苹果去赶集,路上被一辆汽车给刚蹭了,连人带车栽翻在地,裤子刷烂了,膝盖流着血,司机吓坏了。哪知老农忍着痛爬起来,龋着牙咧着嘴,一瘸一拐,慌忙捡拾那些滚落的苹果。

贱,是他们无法挣脱的宿命。
野有蔓草,自生自灭,荣枯由天,有谁在乎呢? 苦,是贱的孪生兄弟。

农民离不开土地,土生五谷,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没有土地,你是孑然无根的流民,但有了土地又怎样?

庄稼长在田里,小姐一样娇贵,农民只能也长在田里,风里来雨里去,做了仆人。田里的野草彪悍如大漠匈奴,他们只能用一把锄头满手老茧,去做那十万雄兵。

有啥办法呢? 生在农村,你就是农民,就得老实巴交种地,就得撅屁股凹腰在土里折腾一辈

聊斋闲品

歌女柔奴

❁ 韩峰

宋代文人有一种风雅,聚会时流行喝花酒带歌女,歌女唱文人的诗词,文人也为歌女赋诗词。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苏轼等大文人,都曾给歌女写过诗词,但流传之广、之久的,非苏轼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莫属。

柔奴,复姓宇文,又名柔娘、寓娘、点酥娘。本来,她的童年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可作为宫内御医的父亲,突遭飞来横祸,蒙冤入狱,后死于狱中。母亲遭受如此打击,不久也撒手人寰。从此,她的童年进入了无比痛苦的至暗时刻。目睹孤苦伶仃的小柔奴,她的叔叔却没有收养她,而是将她卖到了以歌舞等技艺取悦客人的行院。是叔叔无力抚养? 还是贪图钱财? 不得而知。

天资聪慧、容貌出众的柔奴,自然得到了行院老鸨的喜欢,当然,是喜欢柔奴潜在的“商机”。在老鸨的重点培养和包装下,十几岁的柔奴便走红京城。但走红后的柔奴却没有沉迷其中,她不想这样终日取悦于他人,成为他人的玩偶,不想这样耗费自己的青春,她想像小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飞翔,像常人一样无拘无束地生活。

一个偶然的 机会,柔奴见到了御医陈太医,陈太医是她父亲的老同事、老朋友,他曾经寻找过柔奴的下落,可未能找到,不料今日柔奴却如从天降,怎不令他惊喜万分! 得知柔奴被卖至行院,考虑到老鸨不会轻易放柔奴出院,陈太医便立即请有关官员出面,又付给老鸨一笔不菲的赎金,终使柔奴脱离了行院,恢复了自由。从此,柔奴跟着陈太医学习医术,并搜集整理父亲当年留下的药方,医术日渐长进,后来竟能独自行医。

随着年龄的增长,柔奴到了谈婚论嫁时。北宋著名诗人、画家、在朝中为官的王巩(字定国),磁石般吸引着柔奴的芳心。可王巩已是 有妇之夫,不可能抛妻另娶她,柔奴为了与心上人在一起,甘愿以歌女侍妾的身份来到了王巩身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好景不长,因苏轼的“乌台诗案”,20 多位官员受到了牵连。作为苏轼好友的王巩,当然难逃被贬的噩运,并且在所有被贬官员中,是被贬得最远的、蛮荒的岭南宾州(今广西宾阳)。一落千丈的不幸,家中几个歌女和佣人纷纷作鸟兽

子。一年四季,放下碗筷就是农活,庄稼人恨不能拼了老命,让自己每寸肌肤每根毛发,都一穗一穗结出饱满的麦子和稻谷。他们像土里觅食的蚯蚓,哪怕断成两截,也要钻上钻下,吃土拉土。

日暮,当累死累活的牲口被卸下绳套,总要在新耕的土地里打几个滚。老农说,这叫洗土澡,舒服着呢。挥鞭扶犁使牛唤马的庄稼人呢? 被谁驱使? 套在他们身上的缰绳啥时能卸下?

农民的“土”刑是无期的,除非是死了。死,是一种解脱,这个时候,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得以终结。

老农下世,送葬时,有庄稼汉感慨:老伙计,木有托生对地方,赖命啊,一辈子遭不完的罪,受不完的症,不得安生。这下也好,可以入土为安了。
有人接话:说人家命赖,咱不也是?
一片干枯的禾苗,残留着一截老旧的时光,稀疏成老人头顶的白发。纵横的皱纹,是岁月溃退时凌乱的辙痕。佝偻的腰身,缩成一团结满往事的茧。这恐怕是祖辈、父辈留给我们共同的记忆吧。

庄稼,一茬一茬,被农民收割了。
农民,一辈一辈,被土地收割了。
一辈子都在土里刨食,到头来,把自己也刨进了土地——也不过是一筐鸡屎,几担猪粪,被掩进犁沟,肥田罢了。
活着,用汗水滋养庄稼,死后,用身躯肥沃土地。
庄稼根须扎进的,哪里是土壤,分明是无数农民的肌肤与血脉……

散,只有柔奴愿随王巩风雨同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前方道路坎坷,荆棘丛生,偏要踏平坎坷,披荆斩棘。大难时刻,显露出了柔奴对王巩的一片真情和比大海还深的深情。

在极其荒凉潮湿、恶性疟疾流行、昔日被贬岭南多人病死不归的“瘴疠之地”,柔奴以动听的歌声、诗词的唱和相伴着王巩,以温柔体贴慰藉着王巩。不仅如此,她还用医术医治当地患病的百姓,百姓纷纷为她点赞。

将近四年后,王巩奉旨返回京城,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与苏轼相聚时,苏轼发现,从“瘴疠之地”归来的王巩,不仅没有凄风苦雨霜打的痕迹,反而有“黑发如漆”“面如红玉”,不禁惊讶,不知王巩用了什么养生秘方,保养得如此精神。王巩告诉苏轼,多亏柔奴的陪伴。于是,唤出柔奴歌上一曲。当苏轼看到怀抱琵琶从内室出来的柔奴,不仅没有被艰难困苦 的蛮蛮之地摧残得憔悴,反而更加妩媚秀丽,不禁惊讶不已。

对于王巩因受自己的牵连而被贬,九死一生,苏轼一直感到非常内疚,在《王定国诗集叙》中他写道:“今定国以余故得罪,贬海上三年,一子死贬所,一子死于家,定国亦病几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书相闻。”此刻,看到二人安然无恙,且都神采焕发,心中虽有所安慰,但还有些歉疚地对柔奴说:“岭南应是不好。”柔奴却微笑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只要心中安宁坦荡,无论身在天涯海角,都像在家乡一样。听着柔奴如此坦然豁达的话,被贬黄州的东坡居士激动不已,感慨万分,挥笔写下了《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 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以传神之笔赞美了柔奴天生丽质的外在和美妙的清歌,歌颂了她身处逆境斗霜傲雪的岭梅品格和随遇而安旷达乐观的内在美。

写到此,我仿佛看到柔美聪颖的柔娘唱着清亮悦耳的歌飘然而来,她轻盈红唇的微笑,犹如岭南梅花的绽放,还带着扑面而来的沁入肺腑的清香……

头,风轻云淡的日子,因了你的渲染,挥洒出生动活泼的秋天。自从脱贫攻坚、建设美丽乡村以来,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领导班子筹措资金修路、打井、架桥,开发盘活了东山村,乡党委、政府重视传统村落的发展及保护工作,申请抢修古建筑,在保持原有建筑风格的前提下,动员乡亲们对破旧的房屋、墙壁、门窗等进行了修缮,让曾经贫瘠闭塞的东山村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宵夜乡历史文化悠久,落满霜华的古建筑写满了故事。省级传统古村落成了网红打卡地,经常有人慕名前来游玩,乡里利用资源优势,传承历史文化,发展特色乡村旅游,促进乡村振兴,造访乡亲。多家民宿、农家院在东山村依次排开,生意火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就是为了体验家的感觉,找寻深入骨子里的乡愁。让脚步慢下来,灵感跟上来,让心变得柔软,变得温暖。

东山村海拔高,地处偏僻,大部分村民迁到了山下新村,石头老屋形成了一种浓郁的山野风情,让人返璞归真,心神合一。农家院的红薯玉米粥飘香,洛油馍酥软,柿子脆甜,各种山野菜让人回味无穷,唇齿留香,原生态的生存环境透着淳朴与祥和。

在这枫叶飘红的秋天、硕果累累的九月里,因为懂得,一切美好。因为存在,温暖相融。秋天的美在心里飘落凝香,唤醒的乡愁在灵魂深处落地生根。